

父亲送我《雷锋日记》

□ 唐文胜

那是1993年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，洋溢着新年喜庆的市长途汽车站，从不流泪的父亲满含热泪，颤抖着双手将一个包装精美的纸盒深情地塞进我的手中，目送着我踏上了南方寻梦的打工征途。

一路风尘来到改革开放的南方大都市，在姐姐的帮助下我进了一家保安中队当保安。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，我拆开了凝聚着父亲无限希望的精美纸盒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《雷锋日记》几个醒目的红色大字，望着“微笑如春风，爱心入万家”的雷锋，我却对父亲表示了不满：想当年高考落榜，历经失恋和生意惨败的多重困境，我曾经一把火烧尽了自己所有的藏书和文稿，并发誓“今生不再读书写作”。没想到今天，父亲送给我的却是烈火中余生的《雷锋日记》和部分文稿。我心不在焉地翻弄着，突然间一封短信滑出书来，一行熟悉的文字跳入眼帘：胜儿，看到这本书，你可不要埋怨父亲“节外生

枝”，早些年你嗜书如命，废寝忘食，曾在军内外报刊发表过不少文章，前途一片光明！今天你虽然因一时的挫折发誓今生不再读书写作，但我想你只不过是一时气愤，久而久之在他乡深厚文化底蕴的熏陶下，你会重拾信心，为理想而拼搏的，更何况做父亲的也极不情愿你从此心灰意冷庸碌一生。今天你背井离乡远走他乡，一贫如洗的父亲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温暖你漂泊的灵魂，唯有这部《雷锋日记》伴你打工天涯。读着父亲这满怀希冀与期待的叮咛，读着《雷锋日记》中“我愿做高山岩石之松，不做湖岸河旁之柳。我愿在暴风雨中、艰苦的斗争中锻炼自己，不愿在平平静静的日子里度过自己的一生”等富含人生哲理的青春格言。我蓦然警醒：失败其实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没有从逆境中站起来的坚强意志和勇气。从此，我不辞辛劳悄悄地铺开了书本和稿纸，在一方天地里开拓进取。

《雷锋日记》伴我跨世纪成长。在他乡打拼的这些年来，我先后做过勤杂工，卖过菠萝，当过保安员，开过音像厅、大药房；我参加了几家文艺期刊举办的文学创作培训班。打工生活中，我无忧无虑地在书海里吮吸着知识的营养。从《新闻采访学》到《文学创作基础知识》，从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到《感谢折磨你的人》，将八小时以外的美好时光全部挥洒在这一片文字的天空里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漂泊他乡二十余年，我不仅成为了省工人作家协会理事、加入了市作家协会，还先后在《市场星报》等400余家报刊发表了300余万字的文学新闻作品，圆了我“用彩笔写人生，让青春在平凡工作岗位上闪光”的七彩梦。

今天面对这些成绩，我十分感谢父亲在我糊涂和迷茫的时候，给我送来了《雷锋日记》，为我点亮了照向未来的一盏灯。

爷爷植树抵洪流

□ 陈亮

老家屋后有一片山林，那是爷爷曾亲手栽培的一片绿荫！

儿时的记忆里，这片山林原本只是一座秃山，常年四季，荒草丛生。尤其到了夏秋之交，每逢下连阴雨天，我们家就会遭殃，秃山上的积水总是一股脑儿地倾泻而下，就连平日里茂密的荒草也被一齐连根冲垮。水势顺流而下，夹杂着浑浊的泥石流直冲房基，多少次，积水都总是从墙角渗透到屋子里来！

为了不使房屋受到水势的威胁，一家人常常冒着淅淅沥沥的雨丝，不是戴着草帽便是撑着雨伞，冒雨更改水路，尽量减缓雨水对房屋的袭击。

不过这些都是生产队时的事了，后来山林和土地下户后，因为这片荒山在我家屋后，自然也分给了我。有了自主权以后，每年的开春时节，爷爷总是忙着在这座荒山上栽树。

起初因为没有树苗，每年秋天，爷爷就不畏艰险爬到几里路开外的一处槐树林里采摘槐树种子，开春后就将荒山仔细开垦后种上了槐树种。因为树种发展缓慢，爷爷还会趁树丫发芽之际，剪成成捆的槐树枝穗，然后插在开垦过后的土壤里。果然，不出三两年功夫，一棵棵碧绿的槐树苗儿便一股脑儿地挺拔起来。

为了使这些树错落有致，能够充分防水治灾，爷爷就将这些槐树苗儿重新移栽。除了山林四周栽种槐树外，爷爷还将整个山林做了规划，这片栽松，那片插柳，中间果园，边沿种药。尤其那片果园，爷爷可是倾注了

大量的心血，每一次，家里谁若吃了果子的核儿，爷爷总会默默地收集起来，埋在屋后山林潮湿的土壤里。只是种出来的果树结下的果子都特别小，当这些果树立长到镰把粗时，爷爷就会将果树统统嫁接——先剪选好要嫁接的枝穗，然后才能根据各种果树相对应的种类进行嫁接。

新春时节，光是果树开花时就是一大诱人的风景，先是杏子，再是李子，最后才是桃子和梨子。一个小小果园里，却开出红、白、粉等不同颜色的花儿来。朵朵芬芳，蝶蜂成群，满山遍野都是花的馨香和嗡嗡蜂鸣，令人既陶醉又痴迷。尤其到了小麦抽穗的时节，这些绿色的屏障里还会泛出一缕缕的雪白——那是槐花。

为了使这些蜜蜂安家落户，爷爷还特意用几块木板给房屋的侧墙制作了几只大蜂箱，每一年，仅蜂蜜就是家里的一大收获呢！

光阴荏苒，而今，屋后的这些树虽然长势越来越茂密，即使下再长时间的连阴雨，都很少再发生洪流，家里也再没遭受过房屋浸水的恐慌，每次雨后，那片山林反而显得更加苍翠碧绿。我们知道，这些都和爷爷生前植树造林的功绩密不可分。只是这些纷扰峥嵘，爷爷却没能看到就早已先我们而去！正如爷爷生前所说的：“前人栽树，后人歇荫。”

爷爷过世后，我们将爷爷安葬在了他生前挚爱的这片小山林里。常年四季，山林里密不透风，燕雀成群。正是它们，终日陪伴着我的爷爷与山长眠，与树同歌！

难忘那年逍遥湖清淤

□ 施光华

“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……”假日的一天，当我和家人泛舟在合肥市逍遥津公园逍遥湖时，望着这碧波荡漾的湖水，蓦然想起40多年前参加清淤逍遥湖的情景。

那是1977年的冬天，天气阴冷干燥，整个大地和天空呈铅灰色。这天上午接到厂团委通知，要我第二天凌晨带领本车间团员青年，在厂大门口集合，和其他团支部团员青年一道，乘车前往逍遥津公园，参加团市委组织的义务清淤逍遥湖活动。

逍遥津公园平面呈扇形，四周被贯通的沟渠和湖水所包围，其中逍遥湖占全园面积的四成，160多亩，主大门进去，一条主干道，路东为东园，有逍遥湖和动物园，路西为西园，有大片树木和草地。那时公园很简陋，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娱乐设施，就连张辽塑像和逍遥阁等也都是后来陆续修建的。不过，简陋归简陋，这空旷场地倒给清淤工作带来了便利，毕竟有那么多人，有那么多车辆。合肥团市委组织这次庞大的清淤活动，究竟出动多少人员和车辆，要求多长时间完成？我无从知晓。我只知道，我们厂出动了百余人，三辆卡车，要求一天时间内完成。但我所见之处：人头攒动，彩旗飘飘。所闻之处：喇叭阵阵，歌声缭绕。

我们厂团委被分配在逍遥湖西南方工地，平时一池碧波湖水，现在成了一大块平地。战斗打响后，大伙儿各自用脚将大锹头用力狠狠地扎进泥土里，再用双手紧握锹把，将沉重的泥块从地里拔出，装进大筐里。抬筐的两人迅速将装满泥土的大筐抬走，一直抬到数十米外停靠在公园路旁汽车边，再喊“一二三”将沉重的大筐托过头顶与车厢上部平齐，在车上人员协助下，将筐内泥土倒入车厢内。汽车装满后开出公园去外地倒掉后返回再装，如此循环。

那时，大伙儿年轻干活不惜力，一心只想着完成任务，一个劲猛干。不知不觉到了中午，大伙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只听见人群中有人高喊：“厂里送饭车来了，开饭啦！”大伙儿这才放下工具，呼啦啦上了岸，当时可没水洗手，只好干搓搓，往衣服上蹭蹭，就去排队打饭了。午饭是包子、辣糊汤，免费供应。要是放在现在，大伙儿干活这么累，肯定拉着领导要求下饭馆。可那时大伙精神境界高，干活不讲条件，再说，团干们也没有这笔招待费。

因工地工作量比较大，大伙儿饭后稍微休息，又接着到工地继续干开了。那天干完活完成任务回到厂里快天黑了，大伙儿虽然累但非常高兴，因为大伙为市民们做了一件好事。这件事情虽然不大，而且过去了40多年，但每当我与家人来到逍遥津公园时，还常常想起那一幕。

三辆自行车

□ 王琦

奶家的杂物屋里放着一辆破旧的老式自行车。听父亲说，这是他上高中时，也就是1978年，爷爷买的“二八车”，这车子高大、结实、笨重，平时就爷爷和父亲骑。车子除了骑行外，还被用来载运一些较重的物品。车子的车头与座椅间有杆横梁，很不容易上去，所以奶奶要骑车时，就需左脚先踩在脚踏的轴承上，右腿再从后座绕一圈，才能跨上自行车。

当时，自行车是件奢侈品，全家人都很呵护它。车子有点脏，奶奶就用纱布从头到尾把车子全部擦一遍，打上油，手把、横梁还用布子缠起来，以防划伤。

小时候，父亲就是骑着这辆“二八车”带我回村看奶奶的。奶奶家在40里远的东卓村，回村的路上有一条五里坡，坡很陡，也不平坦，每次上坡时，父亲就让我下来，我俩推着车子走到坡上再骑。父亲为了看到我，让我坐在横梁上，我双腿搭在左侧，和父亲说说笑笑，当时年龄小，一根铁杆，也让我坐得很舒服。

1995年，我上小学，父亲为方便母亲接送我，买了辆飞鸽牌弯梁自行车。这种车子小一些，好骑，所以我也喜欢。三年级时在朋友的帮助下，在路上歪歪扭扭地骑了几个来回，便学会骑车了。

初中时，学校离家有六里远，母亲把她的自行车给了我，自此，我便骑着这辆自行车上下学。每到晚上9点，马路上就是我们放学后飞速骑车的身影，大家三五

一排欢声笑语，很是热闹。有的同学为了展现车技，双手放开手把，骑了半里长呢。

一天晚上我也放手骑车，由于没看到路上的石子，轱辘别了下，一下子把我和车子摔倒在地，还好速度不要紧。母亲知道此事后，狠狠地批评了我，罚我站了两个小时。此后，我再也不敢放手骑车了。

这辆自行车磕磕碰碰地又陪我度过了三年的高中生活。高考毕业后，我把自行车还给了母亲。此时，自行车服役有11年了，铁圈已生锈，塑料手把用胶布缠了几圈，白色车筐也扭得像椭圆形，就连脚踏子也换了一对，蹬起来不是很轻松了。

四年后，我大学毕业回家。电动车像自行车一样普遍了，大家都喜欢骑电动车，骑自行车的人很少了，母亲却习惯了骑自行车，便一直没有扔下。

一年后，市区的每条主街道都安装了共享单车，这可把母亲乐坏了。母亲一出门，便能骑上单车，随心所欲地溜达、买菜、去超市，不怕丢失，也不担心维护，很方便。我说母亲：“骑电动车快。”母亲说：“骑自行车环保，还能健身！”

说起健身，我想起了前几日，一好旅游的朋友为了锻炼身体买了辆山地车，他也鼓励我买。说实话，那车子确实很结实，速度也很快，不禁让我想起了爷爷的“二八车”，一晃四十多年过去，自行车的变化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呀！